



羅 洪

燈塔照耀着他們

燈塔照耀着他們

羅 洪 著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一九五四·上海

燈塔照耀着他們

著者	羅	洪
出版者	文化生活出版社	
	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 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	
印刷者	上海市印刷二廠	
	(上海七浦路四七一號)	
總經售	新華書店	

書號(2) 類別 文學—小說·報告
字數 40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5/16
1954年9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30100 冊

定價 2,400 元

目次

得榮嫂	一
李老桂	二
小鎖	元
學習去	四
大紅花	五
訪黃銀妹	六

得榮嫂

一

初冬，白天比黑夜短，太陽剛剛斜西，天空便灰濛濛的好像是黃昏了。場地上幹活的人，都加上一把勁，不讓預計的一天活兒，到頭來幹不了。

梅英擋着風車擗穀，兩手越搖越快，心裏却越來越沉重。

『咦！梅英怎麼老半天不說話呢？』

『上半年還是有說有笑的，吃過飯就悶聲不響啦。』

有人這麼一說，好幾個聲音都附和起來，逼得梅英不得不開口：『你們再這麼多管閒事，看今天的活能不能做得了！』

『你天天愛說話，也沒見你就耽誤過手裏的活，評工總是九分十分哩。』

梅英心裏有事，祇答了這麼一句，任憑別人怎麼說，再也不接一句嘴。

今天吃過中飯，正在休息時候，婦女委員陳月珍走來招呼她。兩人轉到河邊，月珍悄悄

問道：『昨天晚上，李六歸還你嫂子兩百斤稻穀，你知道嗎？』她聽了不由得一怔，睜圓了眼睛，搖搖頭說：『我不知道。』陳月珍看她這樣着急，連忙安慰她：『你別先着急，到底借多少，也沒有弄清楚。過去嘛，付高利借糧是常事。』

『去年爲這事我跟嫂子吵了一架哩，』梅英氣呼呼地。『現在更不行幹這個。』

『對，我記得總路綫大會開過以後，你想起嫂子放過糧債，覺得很不應該，心裏怪難受，跟我說過這事。』

梅英氣憤得臉孔紅紅的，一下子想的太多，反把嘴巴堵住，有話說不出來。去年跟嫂子吵鬧時候，她這樣告訴嫂子：自己翻過身，剛剛過個吃飽穿暖的日子，多餘一點糧食怎能放出去收高利？自己吃過高利的苦，怎麼今天叫人家也吃這個苦！嫂子却說救人家的急是好事，又說餘這點糧是自己牙縫裏省下來的。那時梅英還不及如今能說話，聽嫂子這麼說，也不多分辯。嫂子還說：『我也不單爲我自己過好日子，你不願意，我白操這份心做什麼！』想不到嫂子嘴上答應，暗地裏還幹這一套。

梅英緊盯住月珍，眼睛裏全是火氣，『嫂子真是一腦袋的富農思想！』她說。原先她祇知道不應該放糧，直到總路綫的大會小會都開過了，才明白這是剝削思想。

『千萬不能對你嫂子發火呀，』月珍拉住梅英的手，像對待小妹妹般地囑咐。『我們沒

聽到總路綫時候，也只知道不應該，不知道爲什麼不應該。」

「嫂子不是也開過會嗎？」梅英搶着說。

「不能這麼說，梅英。外面的事，她比你見得少，所以不容易明白過來。再說，這是春天放的糧，還沒有開過這些會呢。你慢慢跟她說說，她會明白的。」

梅英聽了這些話，火氣才平靜下來。可又着急地問月珍：

「你說，該怎麼樣才算好辦法？」

「我說啊，你一着急，對你嫂子頂頂撞撞的，就一點好處也沒有。你得摸清她心裏到底怎麼樣打算，再好好勸導。」月珍臨走又告訴她：「今晚上的大會很重要，你嫂子一定要去參加才好。」

整個下午，梅英就是爲這件事心裏不舒展。

她從互助組幹活回來，遠遠就看見嫂子把晒在門外的稻穀收拾進屋子；走到門口，又看見嫂子彎下腰兩手捧起稻穀，正細細打量，忽然拾起一顆放到嘴裏，咬得怪響，這才拉起麻袋把稻穀倒在旁邊小囤裏。

倒是津津有味咧！梅英站住腳想道。我得揭穿它，看她怎麼說！不料嫂子正好回頭，一

見她立刻說道：

『收工啦？我也剛從田裏回來，油菜完全種上了。』嫂子說得那麼高興。梅英勉強笑了笑，不說話解下圍身布就在門口拍打周身塵土。她是長圓臉，短頭髮，穿一套藍底紅方格的棉襖褲。她沒有作聲，就到灶邊揭鍋蓋打算做飯，嫂子一看見連忙說：

『你已經怪累了，我來做吧。』

這樣的話，嫂子是常常說的，可是今天梅英聽來却十分刺耳，打算給嫂子一個不瞅不睬，或者揭她一句兩句，叫她明白別人不是傻瓜。可是梅英記起月珍說的話，便沉住氣答道：

『我不累，你先歇歇。』

得榮嫂哪裏肯歇？雞快上窩，該飼飼雞；豬棚裏也該添食。她一轉身又忙了起來。姑嫂倆在做活上原是對手，不論輕活，重活，都頂得住。兩人從來沒有爲了做活的事，有過一句閒言閒語。得榮嫂是三十開外年紀，皮膚黑黑的，頭上兜塊雪白的頭巾。那件半舊的藍布罩衫，領子袖口都有點磨破了，洗得倒很乾淨。看她那雙常常忽閃的眼睛、兩片緊閉的嘴唇、乾淨的衣衫，就知道她勤快利落，會拿主意。她飼完牲畜回來，梅英便提醒她：『今晚開大會，我們得早點吃晚飯。』

『你知道開什麼會嗎？』

梅英是村裏的積極分子。昨天村幹部從鄉裏開會回來，就找積極分子們開過會，她已經知道什麼事，可是她不想先告訴嫂子，祇這麼說：『聽說是很重要的會，我們早點去。』

『像前回一連幾個晚上開會，倒是越開越有滋味。』得榮嫂想起『總路綫』的幾天大會，臉上立刻笑盈盈的。『我聽得有點入迷哩。』

『說不定就爲這個。要過好日子，不是光說說總路綫就算了，是要我們認真幹出來呢。』
『這個道理誰不知道！』得榮嫂聽說是要幹出來的，心裏一點不犯疑。『要過好日子，要好好勞動還成嗎？』

梅英聞到鍋裏透出香味，知道飯已經熟了，便熄了火，站起來瞅瞅嫂子，笑道：

『我看你還是不知道。單靠勞動也不夠呀。要好好勞動，不錯，可是祇看到自己鼻子跟前一點事，看不見別人，看不到遠處，那麼就算勞動得好還是不行。』

得榮嫂兩眼忽閃了一陣。『這是廢話，梅英。你倒說說，怎樣才是看不見別人、看不到遠處呢？』

梅英兩手拉拉自己衣角，俏皮地側着頭，心想這是個機會。『就拿你說吧，』她說，『把苦日子忘記了，光想自己過得好，就把糧食放出去，要人家付重利，叫人家喘不過氣。都像你這樣，怎能叫大家齊起心來，往前跨步呢？……』

得榮嫂一聽這話，黑皮膚底下立刻透出一陣紅，把梅英橫一眼，半嗔半笑的埋怨道：

『又說這個！真是吃了新年糧，還說陳年話。我已經不放糧了，你還說！』

『真的？』

『這還騙你！』

梅英走到小園旁邊，抓起一把稻穀瞅一眼，一撒手說：『我家今年都是老來青的種，沒有這黑綠種，這是哪裏來的呢？』

得榮嫂平時雖然會拿主意，這一下舌頭好像短了半截，說不出話來，隔了半晌才結結巴巴的回答：『這是李六去年沒還清，挨到今年才還的。』

分明是搪塞。嫂子去年早說過李六已經還清了。『恐怕是新賬吧！』梅英說得不輕不重，聲音裏面倒是一點火氣都沒有。得榮嫂只能把這個軟釘子一口吞下，心裏却想：『你倒厲害，怎麼又給你知道了？』可是她故意牛頭不對馬嘴的把話岔了開去。

得榮嫂走出農會，搶先走在別人前面，氣呼呼的不跟誰說一句話。初冬夜晚，西風撲上身來，冷颼颼的有點刺骨，可是她心裏又惱火又着急，一點不覺得寒冷。回家點上油燈，一屁股坐到板凳上，兩眼直瞪着燈光發悶。

她平時雖然會拿主意，可是今晚聽了出賣餘糧的報告，心裏七上八下的，好像一團亂麻，理不出個頭緒，拿不住主意了。她計算一下，今年的收成除了吃用，能夠餘下的毛估估有三百來斤；過去三年，積攢了七八百斤，併在一起，餘糧總有一千斤。

這數目一攤出去，一定會叫人吃驚咧，她想。翻身了，大夥的日子都過得比從前好，那是實情。不過從前跟我一般受苦的，今天大半都追不上我。把這數目往外一攤，就如同把自己放糧債的事揭出來。要是少賣一點，手裏多留點糧食，不是還可以放出去，收點利息嗎？她越想，越覺得不能把餘糧如數出賣。

得榮嫂熬夠了從前的苦日子，所以這幾年家裏存點糧食，分外覺得寶貴。她想叫日子過得更好，就兩百三百斤的放出去。心裏盤算又盤算，認為借給缺糧戶，收回來不容易，因此儘挑生活上有點小困難，除了種田還搞小賣買的戶頭。她覺得這樣放出去，才是三個指頭拿田螺——穩穩固固。這樣一來二去，她家存糧就多了。

她站起身來，對着油燈一邊出神，一邊自言自語：『不賣給私商，那還做得到，要一次把餘糧賣給國家，我就想不通。』

梅英正在這時推門進來，臉孔給夜風吹得通紅，前額的頭髮給吹得蓬蓬鬆鬆的，蓋住小半個臉，一進屋就說：

『怎麼一回頭就不見你，找了你半天。』

得榮嫂惟恐自己的話給梅英聽了去，看看梅英神色，不像聽到的樣子，才堆上笑臉答道：

『我怕孩子醒來沒人招呼，所以先走。』

梅英覺得嫂子說話的聲音是冷冷的，臉上那股笑勁，也是皮笑肉不笑，好像糊着一層什麼東西，很不自在，不像上次聽了總路綫報告那樣高興。她心裏便想：國家把糧食全數收買了，看嫂子還放不放糧債！她猜想嫂子對一次出賣餘糧會有顧慮：怕春天糧價漲，一次賣了吃虧，怕多賣了家裏口糧不夠，也想到嫂子要放糧，全賣了就不能放。可是她想：這是總路綫，一定要叫嫂子跟着總路綫走。此刻看見嫂子臉色不自在，想摸摸底，便隨口問道：

『嫂嫂，你好像有滿肚子心事，爲的什麼呀？』

得榮嫂扭頭向梅英瞅了瞅，在鼻子裏哼一聲。『誰像你們這些大姑娘一樣，一根腸子通到底！人家肚子裏盤算的才多呢！當一份家，真不容易。你說，把餘糧一次賣給國家，到底是爲什麼？』

『這又奇了，』梅英說，『剛才討論時候，我在你旁邊一個小組，聽你說得真有道理。我回頭一看，還看見你搬指頭計算呢！』

給梅英這麼一說，得榮嫂臉上立刻熱辣辣的，有點不好意思。『你真是！討論時候，我能說什麼？難道就說我思想搞不通？那不給人家笑話嗎？』她說着，斜着眼睛看看梅英，逗的梅英撲嗤一聲笑了出來。

『說也奇怪，聽的時候覺得很有道理，聽完了一想，不知怎麼越想越不是滋味。』嫂子說着，摸黑走到房裏去。這時小三虎在睡夢裏磨磨牙，含含糊糊說了句什麼。

二

得榮嫂走到房裏，沒有點燈，兀自坐在床沿上出神。兩間房中間，用矮矮的木板隔着，梅英房裏的燈光能照着她半間屋頂，隱隱約約把她房裏的東西照出個輪廓：面對面擺着兩張床，床頭安放一張桌子。靠街的窗洞那邊，左角堆着些零星傢什，右角放着個穀囤，囤蓋上面，還擱着些麻袋和籃子什麼的。她心裏翻翻騰騰的想，糧食是自己一把汗一把汗辛辛苦苦種出來的，總該由自己作主，愛哪天賣就哪天賣，愛賣多少就賣多少，政府怎麼管頭管腳，什麼都要管的呢！這麼想想，越發捨不得把餘糧一次出賣，便走到穀囤那邊，揭開蓋子，伸手抓起一把稻穀，捏了好一會兒，才鬆開手，把囤蓋蓋上。

梅英在隔壁房裏，看見嫂子沒點燈，却聽得縷縷縷縷的，不知嫂子摸索着什麼，便從板縫

裏望望。只因自己房裏比嫂子房裏亮，亮裏看暗裏，看不分明，就問道：

『嫂嫂，你還沒有睡，幹什麼呀？』

『這就睡啦。』

梅英聽到嫂子一邊解衣解帶，一邊在嘴裏唸叨着什麼。她自己上了床，也沒有立刻睡着，心裏不斷想到報告裏說的一次出賣餘糧，對國家有多少好處。那一件件好處，她覺得真是歸根結蒂對自己也有好處的。最近這些日子，一連聽了不少報告，開了不少次小組會，自己心裏確是亮堂得多。那些新鮮的話，落在自己心上，比品着剛摘下的果子更鮮美，一句句的都吞到肚裏去。此刻細細咀嚼一下，越發覺得這樣一步步走去，離好日子不遠了。前次在區裏看的影片上那種生活——機器耕田的集體農莊光景，不是句空話，一定會在村上實現的。她翻來覆去想了好久，才慢慢睡去。

心裏湧塞了新的東西，人就比平時機靈得多。睡夢裏面，她隱隱給一種淅瀝淅瀝的聲音催醒，那聲音又低又慢，像是散落着什麼。睜開眼來，看見嫂子房裏點着燈，再仔細一聽，原來聲音就在嫂子房裏。她支起身子聽了又聽，聲音慢得叫她不敢出口粗氣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她想。依她脾氣，早就要喊出聲來，可是這股又輕又慢的聲調壓着她，叫她改變了主意。她慢慢坐起身子，披上棉襖，眯着眼從板縫裏張望。這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她的舌頭伸了

出來，一時竟縮不進去。她看見嫂子又站在穀囤旁邊，左手提個麻袋，右手拿個小斗，把稻穀一小斗一小斗的倒進麻袋去。一個已經裝滿的麻袋，放在床腳旁邊。

這情景叫她又是吃驚又是氣憤，只覺周身一陣陣熱，有股火氣直往上冲。哼，原來嫂子偷偷摸摸的，要藏起糧食呢！她不能眼看嫂子這樣糊塗，準備推門進去好好勸說一頓。走下床來，床架咭咯一響，那邊聲音立刻停住了，屋子裏頓時靜得什麼聲音都沒有，只有那黯淡的燈光，抹在牆壁上，好像在發抖。梅英心頭彷彿給什麼東西壓着，月珍的話又在耳邊響了起來。嫂子當然不願別人知道在藏糧，這樣毛手毛腳進去，勸沒勸成，却你一言我一語的鬥起嘴來，也沒有好處。她知道嫂子就是個『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』的脾氣，向來吃軟不吃硬，應該幫助嫂子打通思想，吵吵鬧鬧沒有用處。

這麼一想，梅英又輕輕坐到被窩裏。嫂子房裏又響起淅瀝淅瀝的聲音來了。梅英氣呼呼的在心裏暗自說道：『把稻穀裝進麻袋，藏到什麼地方去呢？難道像抗日時候一樣，藏到灶門那邊的地窖裏？藏起來幹什麼？大會上不是說得清清楚楚，一定要自願嗎？不是你自願，政府不會來收買，何必這樣偷偷的藏！唉，嫂子就是這樣一個人，聽到社會主義有多麼好，就眉開眼笑，想過渡，要她把餘糧賣給國家，好讓政府有個數，讓政府可以訂計劃，她可又疑神疑鬼起來。嫂子的脾氣是這樣的：家裏田裏的活忙得轉不過氣，不哼一聲，可就是差不得一

針一綫。不過政府要收買餘糧，嫂子竟把糧食藏起來，那是梅英做夢也不會夢到的事。

第二天，嫂子眼圈黑黑的，大概昨晚沒有睡多少時候。梅英見了，心裏有點惱火，直截了當地問道：

『嫂嫂，我們毛估估，能賣多少餘糧啊？』

得榮嫂把頭巾拉平整一點，尋思一會才說：

『家裏總得多留點才安心。賣多了不夠吃就麻煩。』

『好吧，多留一點——可以賣多少？』

嫂子吐口氣，在圍身布上抹抹手，又琢磨了半晌。『我看啊，可以賣二百斤。』

『二百？你要留多少啊？』

『我不是說當個家不容易嗎？這些家務事情，不用你多操心。』嫂子又拿出當家的氣派來了。

家庭裏面，得榮嫂確是把什麼都抓在自己手裏。她丈夫是解放前不久死的，那時公公還在，三個孩子都小，梅英也只十六歲，只能做些輕活。她和公公撐着這個家，確實不容易！可是她學會了插秧、耘稻，什麼重活她都分擔下來，做得也不壞。公公見她做一件活就是一個

好把式，什麼事都有一手，便處處讓她一步。慢慢地，家裏大小事情都是她說了算數。公公是土改後不久就死的，公公一死，家裏事情更是她一個人作主。梅英如今雖長大了，一切活兒都跟嫂子分擔，家裏事情她仍舊不多問。不過賣餘糧這件事跟別的家務不一樣，梅英不能隨便讓嫂子拿主意，她心裏早已有了譜，不慌不忙地說道：

『嫂嫂，我已經仔細算過，我家可以賣九百斤。』

得榮嫂一聽，黑黑的臉膛頓時漲得發紅，兩眼睜得圓圓的盯着梅英：『九百？真虧你說得出來！』

『好，那麼我們一起算算清楚。』

『算什麼？這份家你去當吧！我真是瞎操心！』

『你想到哪裏去了？儘管放心，我不想當這個家！可是我要看看大囤裏到底有多少稻穀。』說着，起身往嫂子房裏走，直急得嫂子幾步搶到她前面。

『這有什麼好看的！』嫂子邊說邊帶上了房門。『留得寬裕點總沒有錯。』

梅英有點着惱了：『你光爲自己打算！大家都跟你一樣，國家怎能訂計劃搞大生產！』嫂子沉思好一會，才拍拍腿，下了個最大的決心：『那麼就三百斤，你說怎麼樣？』

梅英沒有接腔，心裏很惱火，討厭嫂子這討價還價的模樣。『我們把餘糧放在家裏有什